

伊水悠悠

万安山赋

□ 云逸

朝旭暮色祥云升，龙腾紫微驭东风；
探识万安何为贵，入得洛阳问南屏。

巍巍万安山，古曰大石岭，又称洛阳山，也叫金顶山。位洛阳之东南，东连登封，南接伊川，西衔龙门，北瞰伊滨。其“万安”之名，始于唐代，一曰唐玄奘夜宿卧牛石安然而得名；二曰武则天尊山游幸，途径万安无恙而赐其名。

万安山西起宜阳寿安山，过伊阙，并大石、半石两山，东接嵩山裂处，海拔千米，东西成卧龙腾之势，佑洛阳之南屏也。其山势突兀，绵延百里，峻峭挺拔，嶙峋峭壁，如刀削斧劈，笋尖斜生；怪石林立，如千队万骑；危檐邃窟，若九陌三条；可谓“芙蓉乱插山之坞，千枝玉笋难为数”。值冬雪转晴，银装素裹，白雪皑皑，阳光斜射，绚烂别致，谓洛阳八小景“石林雪霁”之称。显天造之自然，凝鬼斧之神功。乃天佑洛阳，龙护伊滨，南屏翠巍，岱岗明珠也！

予观夫，万安山东高西低，南陡北缓，山体浅薄，石壁矗立，岭丘峻拔，山峦连麓，涧水涌出，宜林宜牧。域内岩矿丰富，石材罕见，植被葱茏，生态自然，久负盛名也。麓峦汉魏遗址列数，名胜古迹叠林。大谷关“衣冠南渡”、玉泉寺“伐梨泣血”、大石山“孙礼投虎”“文帝射鹿”；营圃丘祭天，演义司马懿诛爽；

“高平陵事件”，曹魏失国，天下归晋，惠帝仲元请雨，“总尽除小祀，惟存大石而祈之，七日大雨”。予赏水泉石刻，当属艺术瑰宝，媲美龙门石窟；司马光独乐园别处一裁，望山台一览万安。

予闻夫！万安山之文脉之山也！其文蕴深厚，遗存胜数。东有大谷关、水泉石窟之名胜；西有非物文化遗产之“刘井石刻”。祖师庙堂、朝阳洞窟、磨针官月、玉泉寺庙、行宫河滩，相映生辉；东汉马融、魏曹丕植，唐朝杜白、禹锡韩愈、张说子昂，宋欧阳修、司马光之官宦名家，数不胜数，文人墨客览胜郊游，留存诗词脍炙人口，遗下文章流传千古！《资治通鉴》成书之地，《九僧诗集》发现于此……文化文脉之万安，古声古韵之伊滨，名符其实也！

予感夫！万安山之洞寺庙宇之文化，乃社会发展之现象，历史演进之缩影，尔乃神灵之赋予，人间之推崇，产生于民意、发展于社稷、变化于朝野兴衰之过程。历史长河涓涓，其宗教信仰、民俗传统有遗落，此乃华夏文明，与神鬼佛道，渗透融合，吸纳变异，为我所用，淡忘糟粕，继承精诚，人类发展演进更改，清晰翔实，脉络有迹。有白龙王神话之传说；祖师庙真武帝之佑圣；更有王莽撵刘秀；遗有提驾庄、鸳鸯窑、宿驾窑、金马沟……之传颂，故事之正昌，传说之精彩。

嗟夫！万安山乃“万安”宝地圣灵栖也。“落红不是无情物，化作春泥更护花。”北有高平皇陵，护万安，祈百姓，福伊滨！南有范仲淹墓园，依万安，抱曲水，兴伊川；东望嵩岳，西连伊阙，乃气聚风藏之势。故唐人诗云：“北邙山头少闲土，尽是洛阳人旧墓。旧墓人家归葬多，堆著黄金无买处。”于是乎，朝廷重臣官宦，视万安山为佳地，于此长眠矣！

噫吁嚱！万安史话，当属大谷。大谷关史称“通谷”，关东为东万安，又称半石山；关西为西万安，又曰大石山。东麓奇石遍布，石岭石林之称；西峰玉泉委粟，街邻龙门香山。其地势险要，沟壑纵横，灌木丛生，峰峦起伏，隘谷深险，关壁壁垒，栈道严森，可埋伏重兵，断行南北，乃当年守护京都之天然屏障也！

西晋末年，永嘉之乱，胡人入关，京师陷落，士族避乱，百姓逃难，皆通大谷而南迁，过万安而回望，衣冠南渡，悲泪涟涟，身扛肩挑，背井离乡，故大谷关有河洛郎寻根之祖地，客家人溯源之根源之称！

呜呼！万安之美，水泉之贵，洞窟庙寺，大谷巍巍，客家祖根，龙盘虎踞，文韵厚积，名人汇聚，典籍经传，经纬纵横，秋红冬白，七彩景秀。此乃天佑之宝地，古都之南屏，有诗为证：

万安山水佑万安，帝都南屏祥龙盘，
福荫百姓五千载，盛世新姿再扬帆。

伊滨
正青春倪睿
摄

灯下走笔

毛红波的将军肚

□ 宁妍妍

一杯无糖豆浆、一个白水煮鸡蛋、一份少油少盐少调料的炒时蔬、几块煮红薯。

早上，毛红波见我吃的又是那几样，就讥笑道：“真知道养生！你还打算活到一百哩？楼下的牛肉汤喝着不美？还是油条吃着不香？真不知道你吃这是咋咽下去哩。”我回：“那是吃着香，可我这健康啊！我可从没想过要活多大。我养好身体，省得不是咱家的钱？我有病了，还不得你伺候？”毛红波不吭声了。

我和毛红波结婚快20年了，我的身材和婚前相比变化不大，毛红波却从一个细麻秆变成了一个即将临盆的“孕妇”。尤其是近几年，毛红波的社交圈子越来越广，每到晚上，不是这人打电话叫他出去喝酒，就是那人打电话叫他出去吃肉。他这人，就好这一口。用他自己的话说：“我这人没啥爱好，就和朋友们在一起吃吃喝喝唠唠，管它东南西北，憋憋胡论。无论男哩女哩老哩少哩，俺朋友都一大堆，都能喷得来，都要理可美。”所以，即便别人不约他，他也会主动约别人。因此，毛红波从一个不到130斤的瘦子，变成了如今180多斤的“孕妇”，即使平躺在床上，肚子也像扣着一口锅。

照这样放任下去，真怕他出毛病。少喝酒，饮食要清淡。我说他无数次，嘴皮子都磨薄了，他依然不为所动，依然沉迷于晚上的灯红酒绿中，一个月在家能吃上五六顿饭就算是多了。

在外吃久了，毛红波的嘴也刁了。偶尔在家吃一次饭，总嫌我做的菜没味道，色香味不俱全。可我想着，他在外头吃的都是重口味，好不容易在家吃一顿就做得清淡些，调理调理。可这货并不买账。埋怨道：“一辈子就那

几十年，想吃什么，想喝什么，盐都不叫吃，活着还有啥意思？！”我简直要晕倒！

于是，一场口舌之战来了！我说：“常年大吃大喝是会吃出毛病哩！”他接：“我看我身体也怪好。”我生气道：“你动不动就感冒，说明抵抗力已经下降了。再不注意，迟早会出大问题！”他反驳：“反正我现在没病，我活七八十都中了，有生之年决不叫嘴受委屈。”

我无语透顶！拿出平时教育儿子时的姿态对他说，我们的身体不仅仅是自己的，也是家庭的。身体好了，对全家都好。身体不好，连累全家。食欲该克制就得克制，常年胡吃海塞，把身体搞坏了，花钱受罪不说，还得让人伺候，严重点，还会丧失劳动能力、自理能力，到那时候，家和孩子谁养？老人谁管？注意身体，不仅是对自己负责任，也是对家庭负责任……我一本正经的说，毛红波老老实实在的听着，一声不吭。

我继续说，我知道人家叫你是和你关系美，我也知道在外头耍着确实很开心。但酒桌上的开心是短暂的。如果吃出毛病了，看病的钱谁掏？谁在病床前不分昼夜的伺候你？……毛红波依然不吭声，但我能看出他似乎有所动。

接下来的日子，我时不时在他面前故意装作不经意的说，哪哪个人肚子可大，去医院一查，脂肪肝。哪哪个人喝酒喝过去了……毛红波也不接话，但我想他心里肯定会咯噔。

事实果真如此，毛红波回家吃饭的次数逐渐增多，有时他前脚刚踏进家门，就有电话打来叫他出去喝酒，毛红波就说：“俺媳妇把饭都做好了，改天吧。”搁在以往，即使在家吃过饭了，他也会再出去喝一杯。

一段日子后，毛红波的肚子由怀孕十月变成了怀孕五月。

闲情偶寄

碾转

□ 郭亚格

又是一年麦黄时。

逛早市或者夜市，惊喜发现，路边有老太太摆摊卖碾转的，零零碎碎的小摊，摆放几个塑料袋，里面是绿油油的碾转。只看一眼就觉得口齿留香，心里柔柔软软的，欣喜不已。

做碾转，麦粒不能太硬，要在麦子快熟的时候。割下几把麦穗，在笼屉里蒸个十五二十分钟左右，然后放在碾盘上磨。磨的时候不能太过用力，麦壳碾掉即可。

剥去壳子的麦粒，自带一股清香麦子的味道，那是勾人馋虫的味道。

碾转可以凉拌，也可以放葱花，用蒜瓣炒制。我独爱那种特别原始的味道，不加佐料，就喜欢麦粒的青甜，黏糯。

小时候家里穷，五六月间青黄不接，常常饿肚子。母亲便会去地里割一捆青麦子回来，为我们兄妹三个做碾转。自家没有碾盘，就手搓，常常是手掌搓的通红。我蹲在簸箕旁，把一粒粒蒸熟的麦粒塞进嘴里解馋。

碾转不过是吃个新鲜，不能当饭吃。有一年连着吃了几顿，我们兄妹三个都拉起肚子。

记得下午放学，几个伙伴不约而同跑到麦地，在麦田里窜来窜去，全然不顾麦芒扎不扎，或者踩倒了麦子没有，一门心思找最大的麦穗。然后找到一个背风的地方，捡几根柴棒，点火，烧麦。往往是啥的人眼舍热烫，连连咳嗽，火苗才再冉在浓烟里飘起来。几张小嘴爬地上对着火堆扑扑的吹气，呛着了跑远点喘口气，擦擦眼泪，换另外几个人吹。待浓烟散去，火苗呼呼生风，便围着火堆，把麦穗架火苗上烤，还要不停翻转。经常麦秆烧断了，麦穗掉进火堆里，惊呼不断，找几个长棍在火堆里不停翻搅着麦穗，看哪个熟就快速挑出来。把烤好的麦穗搓成麦粒，塞进嘴里，简直是无上的美味。

手是黑的，脸是黑的，连牙齿都是黑的，可心却是快乐的。一个年代有一个年代的快乐。

多少的关于日子的苦，在时间的长河里，如今回望，都成了含泪的笑。你还蹦蹦跳跳的走路吗？你还能手黑脸黑的招摇过市吗？历史千帆，谁能归来依旧少年？从集市上买回碾转，总感觉没有从前的味道了。

时令走笔

榴花红

□ 常润芳

初夏时节，石榴花开了。脑际存储的相应的诗句也苏醒了。

“五月榴花照眼明，枝间时见子初成。”“春花开尽见深红，夏叶始繁明浅绿。”韩愈与梅尧臣，虽然不在一个时空，但他们遇见石榴花，都动了一个“明”字。

的确如此，初夏时节，大部分的花都已开尽。当人们的眼睛黯淡下去，无处安放的时候，石榴花却红通通地赶来了，人们的眼睛怎能不为之一亮？我想，明亮起来的不仅是眼睛，或许还有心灵的颤动吧？

“微雨过，小荷翻，榴花开欲燃。”苏轼动了一个“燃”字，也是极妙，让人既联想到榴花想要燃烧的情怀，也联想到蓬勃向上的、红通通的火焰。苏轼运用拟人手法，写出了石榴花。

“谁家巧妇残针线，一撮生红熨不开。”“生红”一词，也很别致。我想，“生红”是一种活着的、充满活力的红，或者是一种未经加工的、原始的红。这种“生红”，是被巧妇用残的针线，即使用熨斗熨也熨不开。虚贬实褒，委婉地赞美。因为，我们不妨想象一下，熨不开的一撮“生红”，样子也是极美的，它鲜亮亮的、软绵绵的、皱巴巴的。像不像当下的纯棉或者乔其纱面料？

“绿帐垂罗袖，红房出粉腮。江南逢巧笑，齟齬向人开。”诗中的“红房”“粉腮”“齟齬”，让站在石榴树下的我，经过仔细观察后，不得不为作者的独到之处而叹服。

有时候想，前人都写尽了石榴花之美、之特征，真不知让我这个拙笨的后人该如何下笔？心有余而笔不足，唯有欣赏吧。

“石榴花发街亦焚，蟠枝屈朵皆崩云。千门万户买不尽，剩将女儿染红裙。”诗人动用了一连串动词“焚”“屈”“崩”“买”“染”，写出了石榴花开放时的盛况。那种红，要烧了一条街了；那种多，要使枝屈、使云崩了。这还不够，作者继续渲染，即使让千门万户去购买，也买不尽。那么剩下的石榴花，就只好让女儿们拿去染红裙了。起笔豪放大气，落笔又不失婉约柔美。

尤其是结尾，落在“红裙”上，由花及人及生活，让我不得不得想起一个更美的意象——“石榴裙”。

我想，“石榴裙”一词，来自石榴花，一方面取其形似。石榴花层层叠叠，灿漫的花边相当于裙摆，极其开放，而且花瓣如绸缎，微微的褶子蓬蓬松松。另一方面取其色艳，也象征着美丽。试想，哪位怀春的少女不想拥有美丽，不想拥有一袭红裙，不想俘获心动之人，并让他拜在自己的“石榴裙”下？

“看朱成碧思纷纷，憔悴支离为忆君。不信比来长下泪，开箱验取石榴裙。”在寺庙静修的、落魄的如意娘，用一条洒满相思泪的石榴裙，打动了帝君的心。从此她脱离困境，愈走愈高，直至登上帝王的宝座，成为一代女皇。

“生如夏花之绚烂，死如秋叶之静美。”泰戈尔诗句中的“夏花”，或许就是石榴花吧？它开得极其绚烂，也极其诗意。

凡人乐活

一畦青绿

□ 陈爱松

太阳攀上万安山的缺口，阳光穿过门前的皂角树，散在菜畦里。皂角树上，麻雀披着金色，兴奋地跳来跳去，啼鸣声从一根枝条荡到另一根枝条。有几只麻雀落到菜园里，用小爪子不停地戳弄新翻的土，机警地寻找食物。喜鹊也来了，披着大氅，踱几步，啄一啄。土里的小虫、刚冒出的菜芽，都是美食。

菜园里的绿色一点点润染开来。下雪前，小畦盖上了塑料布，此时，已经完全拿开了。菠菜叶片舒展着，尽可能多地拥抱暖意。香菜正由红褐转为嫩绿。韭菜枯黄的根部探出一根根绿尖。那一畦青绿，把春天迎到了门前。

邻居在城里安了家，空宅基上杂草丛生。父母清理出门前的一片空地，反复翻刨，捡出石块、瓦砾，施上农家肥，依地势高低，整出来几方菜畦。菜畦旁，有一个鸡笼，母亲喂鸡的剩饭与玉米，鸡吃不完，鸟儿们就会大大方方，不请自来。畦外，蒲公英开着黄花，荠荠菜摇着铃铛，风筝挥动着绿色的手掌……百草葳蕤，春意融融。

菜园里，蝴蝶和小昆虫飞来飞去，蚂蚁成群结队行走，小虫们匆匆地在土坷垃上翻山越岭。众多的生物在这里栖息、觅食，呈现各自的生命气象和奥妙，与蔬菜共享同一律动的律动，见证一花一苗的成长与欣荣。

有一次，我在菜园里拔葱，感觉有谁在注视我。一抬头，发现一只小松鼠扒着邻居家的短墙，露出小脑袋和前爪，正竖着尖耳朵，瞪着小圆眼，目不转睛地看着我。双方惊奇地对视了一会儿，它缩下短墙不见了。我走到短墙边，那是邻居的空宅，无门无窗的房里堆着些干玉米苞，里面窸窣窸窣地响，竟摇着几只毛茸茸的大尾巴。我对母亲讲我的奇遇，母亲说，好几只呢，经常见。小露家有棵大核桃树，核桃熟了落下来，就吸引几只松鼠住了下来。有时，也来咱家棵上捧着玉米棒子啃。人不怕它，它也不怕人。

春分前后，天气晴好，父亲把豌豆提前种上，想早点收获。结果，一场桃花雪把豌豆冻死了。父亲又理上玉米种。玉米种是喜鹊和松鼠的所爱，聪明的小伙伴们尖嘴啄、小手刨，勤快地劳动着，将玉米种一窝窝全挖出来。父亲再种一遍，每一窝围三个瓦片，上面再盖瓦。苗长三寸了，才撒掉瓦片。

大葱、茼蒿、蒜苗、韭菜、……每样都种一点，只图吃个新鲜。父母种菜只用农家肥。大葱受干净，大肥一浇就烂根了，只喜欢草木灰。韭菜是葱小子，种前用大肥打窝，浇得越多，结得越多。种菜离不了水。院里屋檐下放着几口大缸，一下雨，缸就满了。母亲提着小桶，拿着瓢，一趟趟地浇。用雨水浇地，不板结，太阳再一晒，土壤松软像棉被。

我多次接父母来我家，他们最多住两天就要走。“鸡食不知道吃没有。菜园也该浇水了。韭菜该割了，你春娥奶奶不知道记着割没有。”田地统一耕种了，不用操心麦子、玉米了，他们就喜欢围着这一分多菜地转，松土，点种，除草，浇水，施肥，捉虫……“吃不愁，穿不愁，能动弹，有活干，这日子多享福呀。”他们很满足。

每次回老家，我都要在菜园前站一站。葱叶尖尖，直指天空。韭菜是抗压英雄，割一茬长一茬。蒜苗是励志模范，有没有水肥都长得叶肥枝壮。每一株菜都日夜兼程地成长着。低头摘菜的时候，闻到了土地的暖香和菜叶的芬芳。我理解了父母所说的幸福，是多么简单、质朴。

摘下的时令菜柔软细嫩，即使不放调料，也很好吃，是纯正的童年味道。我走时，父母总提前把韭菜、菠菜、小葱葱摘得青绿嫩白、清清爽爽，一袋一袋地往车上装。“拿上吧，真吃不完，给邻居送点。”

小园盛满了生机，即使白地，也要呈现收获后的从容与惬意，要不了多久，又绣出绿色的诗行。贫瘠与肥沃，荒芜与繁茂，耕耘与收获，都攥在自己手里。耕种之间，春满园，人不老。